**离阳光最近的地方**

那堵墙，是阳光最多的地方，就像一湾被截流的河，时光暗涌，阳光普照，波光粼粼。墙很老了。爷爷靠过，早已老去；父母靠着靠着也老了。人老后，身体会出毛病，墙也是。与老人一样，墙的腰挺不直了，斜拄着一根“拐杖”，背着寒风，颤巍巍地晒着太阳。
　　阳光不老，但一个人会老，两个人会一起老。爷爷这样老去，父母也这样老去。阳光不锈，那些靠在墙上晒暖的老人，如同暗礁，闭着眼，在往事里沉浮；那些挤在墙角取暖的孩子，则像不安分的游鱼，在阳光里游着游着，就下落不明。
　　如今，那里依然是阳光最多的地方。又有一茬孩子，挤在墙角，把时光挤得人仰马翻，把阳光挤得满头大汗。老人是安静的，闭着眼，任阳光在皱纹里流淌。
　　父母都在，我就安心了。阳光里，父亲闭眼晒暖，母亲缝补衣服，他们断断续续地说着话，回念一些明灭的往事。我知道，很多都与我相关，但我早已忘记。那些笑声、叹息、怅然和希望，都融在阳光里，被母亲缝进衣服，穿在身上。这样，无论我在或不在，他们都不孤单；无论天晴或天阴，阳光都在，他们都不会被冻着。
　　乡里人很幸运，他们还有堵墙依靠，晒暖。在城里，看到那些喊冷的老人和孩子，我就会想起家乡的那堵墙，想起一个词的故事：负暄。《列子·杨朱》云：“昔者宋国有田夫，常衣缊黂，仅以过冬。暨春东作，自曝于日，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，绵纩狐貉。顾谓其妻曰：‘负日之暄，人莫知者。以献吾君，将有重赏。’”
　　负暄，就是晒暖。喜欢这个词和这个故事。那个田夫，像我的乡亲，有点笨，有点穷，但还好，他还有充裕的阳光和淳朴的心灵。那个君王，就像城里人，聪明，富有，什么都不缺，除了一堵晒暖的墙、一颗安宁的心。
　　巴尔蒙特说：“为了看看太阳，我来到世上。”我不是诗人，没有宁静的心，我还在城乡间疲于奔命。但每次回家，我都会想起这句诗，想起那堵墙，想起那个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，想起父母，然后对自己说：“为了看看太阳，我回到家乡。”
　　我紧挨父母坐下。看见我，母亲笑笑，父亲点点头，又闭上眼。阳光静好，渗透了所有的语言，哪怕一句话也是多余。我像父亲一样，闭上眼，谛听阳光。阳光穿过衣服，沿着发肤，顺着血脉，流淌、膨胀、生长……
　　那一刻，我终于读懂了但丁的话：“我曾去过那阳光最多的地方，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。”**乡土**

记忆里的鱼儿，仿佛就是乡村野生的果子，让那个年代的我们惬意地品尝大自然的恩赐。捕鱼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可以用钓竿钓鱼，也可以渔网网鱼，还有鱼罾捞鱼，鱼篓捕鱼，等等数不胜数，有鱼儿的地方就有渔人，捕鱼让我们收获着乡土的味道。

老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。每年春夏，我们都会到河里去捞鱼。梅雨季节，汛期到了，也是小河鱼儿壮实的时候，大雨刚过，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提了渔具，纷纷到河边捞鱼。味道鲜美的河鱼，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可是我们的美味佳肴，使尽了法子去捕捉鱼儿。秋天，小河干涸，年少的我们脱光了身子，跃进水中捉浅水里的小鱼儿，不一会儿，半桶子活蹦乱跳的河鱼便成为了我们兄弟们的战利品。母亲伴以红椒，葱末，丰盛的晚餐便在河鱼宴中荡漾着乡村时光的欢歌笑语。

岁月无声，数十年悄然而逝。在忙碌的工作间隙里，到相距不远的老家寻找生命的细节，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冬天来了，村庄在时光的变迁中渐渐褪色，父母在岁月的更替里渐渐老去。家中琐事，苍老的父亲都和我商量，包括村里大大小小的根本与我无关的事儿，他都要说道说道。他开始什么都听从我的安排，言行计从，即使有时不同意，也不肯与我当面讲，让母亲背后悄悄告诉我。每次回家，父母都把我当做客人看待，母亲总在第一时间为我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绿茶，父亲坐在火炉边，像个孩子似的和我拉家常。这些年来，我总是东奔西走，左右折腾，除了妻儿，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宽容我的两个人，他们从不埋怨责备我的随意行走，他们只关注我的安全，我的健康，我的欢乐。也正是这种亲情常在的缘故，纵使万水千山走遍，我还是觉得故土最为温馨，所以回家，是我生命最真挚的皈依。

 今年的冬天比较温暖，在碧天暖阳中回家，我能感受到脚下土地的温度。母亲看我回来，放下手中的锄头，要为我煮饭。我说不了，等会还要回单位去，近来有点忙。火炉边的父亲一听赶忙说，你等会儿，我和手爷相约去池塘里拖鱼，运气好的话，捎回去一顿好菜吧！手爷是上屋桥头河煤矿退休的邻居，远在浙江打工的儿子为他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可他就是住不惯，经常回到乡下老家来居住，种点菜蔬，平时就爱变着法子捕鱼儿，家里捕鱼器械一大堆。手爷和父亲是少年的铁哥们，到了冬天，他们经常相约到山塘里去拖鱼。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在冬日暖阳里穿了工作服，扛了渔网，分立山塘的两端，互相拉绳。渔网从这头拖到那头，再从那头拖回来，因为冬天气温低，鱼儿蛰伏淤泥里一动也不动，一网拖下来，就可以收获好些小鱼儿。但是今天运气特别好，按照父亲的说法是我这个人天生有吃福，不到一个小时，父亲和手爷就捕获了十多斤小鱼儿。收工回家的父亲让我拿了塑料袋子，盛装了一部分带到单位与妻儿分享，我用手提着掂量，估计有三斤以上的山塘小鱼儿！

因为住所和老家相隔较近，所以我经常三天两头回老家。在那片保持着温度的土地上，年过七十岁的父母依然在那个悄然褪色的村庄里劳作不辍。他们经常反馈与我乡里土产，如地里亲自栽种的蔬菜，自家养鸡产的鸡蛋，亲自制作的地瓜皮、萝卜皮、霉豆腐等等，他们经常电话我回家去拿。其实，在他们眼里不值钱的土产品，在我们的心目中可是无价之宝。就如父亲送我的那些小鱼儿，带回住所后，一餐是吃不完的，那几条晶莹的红鲤鱼，便蓄养在厨房的水盆里，每天可爱地游来游去。小小的红鲤鱼儿，淳朴，诚恳，忠厚，憨态可掬，又机灵聪慧，望着这群来自老家的水中小精灵，我仿佛看见了故乡的样貌来，稍稍凝神，脑海里就展现出遥远的村庄里所飘散出来的乡土的味道来了……

**蝉鸣与蝌蚪**

小的时候，邻家有个哥哥，叫小世，比我大三岁，我们是在一个学校，他人不但心眼好，还很仗义，每次遇到什么不平的事，他都会挺身而出，抱打不平一番，可是每次都会遭到他爸爸的一顿炮揍。

在我们的家不远地方长着十几颗参天的大槐树，枝茂繁衍。夏季时白白的槐花，一串一串的挂满了树梢，淡淡的清香总会让人迅速品味到夏天的清纯，总会伴随着蝉鸣声轻轻地推开窗门，飘进人的心境深处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傍晚时分，蝉鸣声更大了。躲在槐树后面的哥哥小世探头张望着，我知道他又挨了他爸爸揍，跑了出来。我们一起坐在槐树下，静静地听着蝉鸣声，想着各自的心事，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，自由自在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再挨爸爸的打，能像树上的小蝉一样安逸地肆无忌惮地歌唱呢。小世迅速的窜到树上，用力的撅了几个挂满槐花的树枝，扔了下了，他大把地捋着槐花，顿时填满了嘴里。

天已完全黑了下来，夜幕中，槐树下，月光已把我们俩的身影拖的很长很远，小世忽的站了起来，拍着我的头：我们跑吧，去到外面看看，省的在家受气，挨爸爸的打，我猛然被他说的话吓了一身冷汗：不上学啦，往哪跑，想都没有想过事情。小世终于泄了气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蝉鸣声还在不厌其烦响着，仿佛让世人知道什么，可能是感受一种耐心，还是平淡而持久承受力或是风雨过后的依旧。

小世再一次努力地站了起来，大喊着，像是向天，像是向地，像是向自己，似乎是在挣扎喊叫着什么，瞬间一片寂静，蝉鸣声消失，静的可怕，只是一瞬间，蝉鸣声大起，实实在在的毫无情面的淹没了小世的声音，淹没了小世心里的那一点点空间，淹没了夜空，也淹没了我。

我们继续着每一天，每一月，每一年。哥哥小世一如既往的带着我，放暑假时会去城边处，农田边的水塘里捉蝌蚪。他手很巧，自己制作小网兜，长长的竹把，网兜是用蒸馒头笼屉布，周边用铁丝围成一个圆圈，用线把布缝在铁圈边上，再把竹把固定好。每次捞蝌蚪时小世总是在前面，试探水深，我紧跟其后。水面很大，里面生长了很多水葫芦，很好看，绿油油的，小葫芦看似精美，小巧玲珑，我每次都会顺手摘几个回家。水还是很清澈的，蝌蚪在水葫芦边自由游动着，无忧无虑地摆动小尾巴，但它不知道它的命运会是怎么样，我们捞了很多了，瓶子里几乎满了，回家的路上，小世兴奋地还唱了起来，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，小世不小心撞到了一颗树枝上，额头划出大口子，血流满面，等伤口好了以后，留下深深的疤痕。

四十年过去了，我们住的老房早已拆了，老槐树也连根拔起，无了踪影，一片片拔地而起的新楼，整洁，气派，每当夏季俯瞰窗外，已经没有了悦耳明亮的蝉鸣声，取而代之的是远处开发新楼盘机器的轰鸣声，我知道声音来自那块水塘，我还知道那蝉鸣声，那蝌蚪已是我永远的记忆。

当我再见到哥哥小世时，他匆匆忙忙从车里下来，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，久违了儿时的伙伴，我认真的看了看布满沧桑写意面容，老了，四十年过去了，真的老了，我轻声问他：你还知道额头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吗，小世摸了摸，竟然不知道。

临别时，小世告诉我，他现在正在开发水塘那块地。

**屋顶上的秋天**

炎夏已逝。温差加剧，秋雨渐凉，催熟了孕育一夏的田野，倾情献上一个丰收的秋天。历过酷暑煎熬的人们，攒足力气，忙碌于野；沉甸甸地挑回筐筐果实，晾晒在自家屋顶，描摹出一幅幅露天的丰收画图，装点乡村，展陈秋天。

一地玉米，挎着饱满的棒穗儿，高傲地挺直了腰杆。一枚枚掰下，扯开紧裹的苞叶，那金黄的果实便闪亮眼前。忙碌一日，一筐筐、一袋袋玉米，便沾着汗珠，被肩挑背扛上了屋顶。唰地一声，摊将开来；既而堆成金黄的小山，映照着农人灿烂的笑脸。不出几日，家家屋顶皆是金黄一片，以待风干之后，装囤归仓。

簇簇花椒，缀满枝头。地边、河岸，远远望去，如是腾起的朵朵红云，煞是可爱。一家老少，挎起篮筐、拿着镰刀，聚于树下，或爬上枝头，或登凳攀高，极力采摘花椒；即使被针刺扎得出血、麻疼，也毫不顾及。半月下来，片片红云皆被采摘下来，移至了屋顶。

响晴的秋日，阳光正艳。潮湿的花椒被薄薄地摊开在屋顶，接受曝晒；中午，撩翻一次。午睡过后，登上屋顶，一股冲鼻、微麻的花椒香气，和着午后阳光的火辣扑面而来。蹲下一瞧，粒粒花椒已然裂开了小嘴儿，吐出黝黑的籽儿。此时，便可端起簸箕，坐在房角的树荫下，一遍遍仔细地簸出花椒壳儿和籽儿，装入口袋；壳儿可出售，籽儿可榨油，换来农家部分收入。

高大的核桃树上，翠绿的核桃隐在叶间，高挂一树。扛起长竿，爬上枝桠，“啪啪”一阵狂打，一颗颗核桃应声而落，坠落田地、草丛、河沟，引着捡拾的人们四处寻找。一阵忙活，一树核桃便被扫荡一空，装筐回家；褪去绿皮，一筐白白的核桃果，便晾在了屋顶。

滚圆的核桃，颗颗挤靠，晾晒在屋顶一角。日晒、风吹，水份渐逝的核桃，开始不再那么老实。稍不注意，它们便借着风起的力量，调皮地在屋顶乱滚、乱窜，散落开来，不得不重新归整。几经折腾，核桃已然干透，用手一划拉，哗啦啦响声清脆；砸开一颗，将暗黄的仁儿放入口中，细细品嚼，香脆可口。晒干的核桃，此时便可装入口袋，哄馋嘴的孩子欢心，或等出售。

黄豆、绿豆、红豆，豆荚鼓鼓；高梁、谷子、黍子，弯腰低头。那些插于田间的稻草人，也即将功成隐退，那留存的饱满，便是其最大的功勋。拔下干枯的豆秧，摘下熟透的豆荚；收割低垂的谷物，摘下沉沉的谷穗，分类、分晾在屋顶。

烈日下，豆荚渐干。侧耳倾听，依稀还可听见豆荚暴裂的轻响，接着蹦出颗颗豆子，或跳入豆荚，或滚落在地。轻轻敲打，接连不断的叭叭声中，豆荚裂开，豆子出壳。用簸箕簸出豆荚，黄豆、红豆、绿豆，便色彩明快地晒在了一旁。那些谷物，已经风干、轻飘，现出粒粒果实，等待脱粒，令人激动。

堆在屋顶的玉米，经过个把月晾晒，愈显金黄，只待装囤。喊来一家人，有的扶囤，有的装玉米，一会儿时间，一个或是两个高高玉米囤便树在了屋顶中央。放眼望去，那透着金黄的高粱秸囤、或是光亮的铁皮囤，就如是主人家的一种荣耀一般，引来邻里声声称赞。巧手的妇女们，此时会将红薯煮熟、柿子削皮、南瓜切块，放在玉米囤顶上，晒成易保存的红薯干儿、柿子饼儿、南瓜干儿，备着在冬天美食。

还有，火红的大枣、辣椒；诱人的花生、板栗……整个秋天，整个屋顶，就这样一刻不闲地轮番晾晒着农家一秋的收获与喜悦，晾晒着农人一年的辛勤与汗水，晾晒出一个五彩纷纷、丰收殷实的乡村金秋！

**村子的味道**

杜树党

住在小小的县城里，还没觉出新鲜，就感到[无聊](https://www.duanwenxue.com/diary/wuliao/)与烦闷了。是不是自己天生不是城里人的命，没福消受这现代的光景？进城以前就听说城里人心眼小，邻居之间从不往来。城里人看上去都很有钱，他们穿得都很光亮，只是有一点，不大好客。见了面，即使是对门也绝不会请你进屋说话，有事开门，也只开一条小缝，说几句客气话，门早关上了。刚来城里的时候，我总是忘了将大门关紧，妻子总说，你看谁家的大门是敞开着的，还不让人[笑话](https://www.duanwenxue.com/duanwen/xiaohua/)，一看就是新来的。我总是笑，为什么就不敢将大门敞着，是不是人们都有一种防备心理，这让我很很地想念起我在村子里的时候来了。

在村里的时候，有很长时间我们家没有院墙，只用玉米秸围起来一道篱笆，无论春秋冬夏，站在院子里可以和任何一个经过的人聊上一会儿，最次也要打一声招呼，篱笆一点也不妨碍人们沟通，倒是这样一种自然的交流，让人们的感情比较地亲切一些。

后来，我们家有了砖砌的院墙，这种院墙看上去比篱笆好看，但也只是一种形式，我们家的大门白天总是敞开的，因为我们家是孩子们的乐园，儿子每天都会为我招来一大群的孩子，他们在我们家吃，在我们家睡，邻居们每天不断。妻子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她刚到城里的时候，很不习惯，她恨我，为什么要搬家，说要快疯了。

村子的味道是特殊的，没有离开过它，或者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是永远也不了解的。

在城里住过，在乡下住过的人，也许才更懂得比较和鉴别，才更体会留恋是什么概念。村子的街道是弯弯的，看上去很不规则，村子的人们习惯了这种用砖和土混合在一起的路，他们的脚踩上去很实在，很稳当；没有别的下水道，只有道旁的小沟，供雨天使用。也不像城市的街道，到处积聚着烟雾，空气中是呛人的味道。村子的路上还有野草的味道和庄稼的味道。偶尔也有牲畜们的粪便落在村子的街道上，味道也比较的温暖，比较的亲切些。

在村子里的时候，晚上睡觉常常忘记关掉大门，早上起来才发觉门依旧敞开着。我有一个大哥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，他会一个人绕着村子走上一周，然后去串门。主人还没有起床，他就进到了里屋，主人在被子里躺着，他在地上坐着，一人点一棵烟，烟就在屋子弥漫开来，有时女主人会骂几句，但是谁也不往心里去。这就是村子里的味道，它看上去很古老，却淳朴得让谁也不去防备谁。

搬入县城以后，很多村子的人都羡慕我，因为我也是城里人了。可是我的内心，怎么也改不掉村里人老坦儿的习气，如果让我选择今后的[生活](https://www.duanwenxue.com/jingdian/shenghuo/)，我还会说，让我到乡下去吧。